

长篇小說

黑白子

一位律師行走江湖的經歷
危機四伏、錯綜複雜，環中環、套中套，是誰在精心布局？

单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长篇小说

黑白子

作者：单浩

目 录

第一章	聚会的纱幔后面	1
第二章	饭局邀请的关联	16
第三章	栅栏隔开的世界	32
第四章	不同坐标的尴尬	37
第五章	美女遐想与现实	42
第六章	政界女人要出家	58
第七章	伪君子与真小人	66
第八章	怕讲道理的人物	76
第九章	非常特别的亲情	84
第十章	老马家传奇故事	93
第十一章	男人真怕选错行	96
第十二章	遭遇洗浴文化时	99
第十三章	烈性的父子碰撞	110
第十四章	烂尾工程的后果	114
第十五章	追查小案大背景	123
第十六章	关联案件思运筹	126
第十七章	没全力追的案件	137
第十八章	糟蹋大面的牌局	141
第十九章	中年人情感危机	150
第二十章	小纠纷引动江湖	156
第二十一章	神秘笼罩清竹观	165
第二十二章	西海湾的胡老大	169
第二十三章	失败的抓捕行动	180
第二十四章	女强人的不如意	185
第二十五章	多色彩的长寿面	192

第二十六章	老贼头喊冤叫屈	202
第二十七章	老实人开始变坏	207
第二十八章	超出律师的工作	211
第二十九章	争取权力与尊严	220
第三十章	老马家人话今昔	224
第三十一章	无权便难以矜持	241
第三十二章	见识软蛋与硬汉	247
第三十三章	秋雨的多彩颜色	252
第三十四章	校庆变成走秀台	268
第三十五章	父亲带头闹市府	276
第三十六章	引进人才非纳叛	282
第三十七章	高手下棋看三步	291
第三十八章	刑警队长挨耳光	307
第三十九章	这样讲的语文课	314
第四十章	男女情感多重性	319
第四十一章	举报刑警涉黑道	335
第四十二章	前妻的正式会谈	340
第四十三章	座谈会上的交锋	344
第四十四章	命令下属做事情	350
第四十五章	老贼头的血书令	355
第四十六章	谈判向来无定式	366
第四十七章	出师有名卸包袱	373
第四十八章	非常规缴赃方式	377
第四十九章	假舟楫者非能水	382
第五十章	扼吭拊背逼就范	387
第五十一章	轻松吃顿爆锅面	392
第五十二章	万事俱备待东风	397
第五十三章	玩政治需要代价	402

第五十四章	这女人命中缘定	416
第五十五章	大队长微笑凝固	421
第五十六章	尘埃落定的政局	426
第五十七章	未雨绸缪未终结	431
第五十八章	启航是重新开始	440

第一章 聚会的纱幔后面

1

傍晚五点半以后，进入下班时分，道路便到了拥堵高峰期，各种车辆犹如组合的钢铁巨蟒，缓缓蜿蜒蠕动着，显得气息奄奄。海边道路缭绕的潮雾混杂着呛人的汽车尾气，从打开的车窗灌将进来，任谁的心情也免不了燥动不安。因而，在这般拥塞的道路上驾驶车辆，丝毫体会不到入秋的清清爽快。

丁海龙手把方向盘轻声嘀咕着：“今天怎么格外堵呢？”他望着前面几近不动的车辆，也像别人一样不断地鸣着笛叫路。

“海龙，别摁喇叭了。”单文帙皱皱眉阻止道，“这个状况就是扔颗炸弹也叫不开路！”

上下班车流高峰时段，塞车堵路现象不奇怪，尤其是市委市政府所在的中山路上，处于党政机构中心，在平时车流量很大，但今天是星期天，本不该堵塞得这么厉害，看看现状，几乎达到交通瘫痪的地步，估计前面可能出现什么特别情况。

在寸步挪移过程中，终于见到疏导道路交通的交警。道路中央，三名交警一字形横排指挥，交警们身后是市政府门前路段，那些车辆全部窝在原地动也不动，交警对后续车辆一律南北分流。

市党政办公大楼高高地耸立在面前，每逢路过此地，单文帙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一首诗，是卞之琳先生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街面上的人们或行色匆匆，或闲庭信步，满目皆是无限景色，而市党政办公大楼是城市权力的象征，从墨绿色玻璃窗内向外观望，管理者眼中的一切，又何尝不是风景？他们运行着管理权力，在不断地制造着各种美梦或者噩梦。

丁海龙按照交警的指挥，车行向北，拐到中山三路上，在市公安局和云岭国际会议中心处，打开了右转向。

“继续往北，再过一个路口吧。”单文帙提示道，“市府后面这条路恐怕也不会太利索。”

汽车从市公安局后门向东绕行，行进的道路果然顺畅了许多。丁海龙高兴地说道：“单老师，我平常开车机会就少，一下子进入这种路况，连自己都不放心，刚才有好几次我都不敢开了。”

丁海龙大学毕业后才学成驾照，没有多少驾驶经验，在这种路况下驾驶，单文帙是在刻意地磨练他。听他这句话，单文帙淡淡地说道：“开车不是个难事，熟能生巧嘛，不上路是不行的。”

话音未落，单文帙的手机响了，是马学林打来的。

“老单，你到哪儿了？”马学林开口就问，语气中带着抱怨，“全世界的人都在等你了！”

“在路上塞着车呐。”单文帙无奈地解释道，“马总，你们先进行着，我很快就到。”

马学林不满地说道：“老单，我们今天可说好了，谁晚来谁结帐！”

“可以可以。”单文帙满不在乎地回应道，“你马总请客我埋单就是喽！”说完，便挂断电话。

丁海龙惭愧地自责道：“单老师你看，让我耽误你时间了。”

“就是我开车，也不能飞过去呀！”单文帙付之一笑，又问道，“海龙，你们同学之间还经常聚会吗？”

丁海龙笑道：“小学同学由于分别时间久了，所以联系很少，而大学同学又山南海北天各一方，不方便经常聚会，中学同学在一起的机会多一些。”又问，“单老师今天是中学同学聚会吧？”

单文帙点点头：“越是人到中年，反倒兴起怀旧叙旧的风潮。”

丁海龙笑笑又说：“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同学聚会，社会上的说法可是很多呀！”

“我知道其中负面说法居多。”单文帙也笑了，问道，“海龙，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丁海龙略显腼腆地说道，“做为律师应该参与这样的社交活动，在情感交流的同时，也许能够获得案源，有利于开拓业务。”

丁海龙入职纵横律师事务所，还处于实习阶段，没有取得执业证，一直给单文帙当律师助理，虽然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但考虑问题的思路已经进入角色，逢事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工作，这种进步令单文帙感到欣慰。

路况已有好转，在路口绿色信号灯闪烁时，加大油门，想提高速度冲过去，谁知，前方路上突然有人踉跄着横穿出现，丁海龙连忙紧急制动刹住车，结果听到车后“蓬”的一声响，车身震动了一下。汽车被追尾了。丁海龙手扶方向盘，一脸惊恐愕然。

单文帙打开车门，下车的同时催促丁海龙道：“海龙，别傻坐着，我们下车看看。”

丁海龙这才缓过神来，也打开车门冲了下去。

追尾的是一辆红色大众甲壳虫轿车，开车的人也下了车，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这女人的头发修剪得很有层次感，并且稍微焗了一些酒红色，显得脸面非常清气洁净。她身着亚麻质地麦色套装，上装是收束短衣，下配低腰裙裤。从女人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她的腰身细而柔韧。

丁海龙由于气愤，脸色变得通红，劈头盖脸地质问道：“大姐，你是怎么开的车？”

女人来到两车中间，对满脸怒气的丁海龙歉意地说道：“阿弟呀，真不好意思！”又解释道，“我以为你会冲过那个信号哩！”

横穿马路的是一位白发老人，他拄着拐杖，显得行动不便，刚刚发生的惊险，似乎没使他受到惊吓。他目光呆滞地站立车前，看到几人聚拢在一起，也

挪动着迟缓的脚步，颤颤巍巍地凑了过来，逐一打量着每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问道：“你们见过我儿子吗？”

单文帙打量一下白发老人，这才发现，他竟然是原市立一中党委书记兼校长的老庄书记，看他神志状态好像患有老年痴呆症。

这起交通事故就是由老庄书记引发，丁海龙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怒气，便不耐烦地抢白道：“谁认识你儿子！”

老庄书记皱起眉头，思考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自言自语道：“你们不认识我儿子，那我还得去找他。”说完，便拄着拐杖，嘴里继续念念叨叨着蹒跚而去。

当年市立一中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时，老庄书记身形高大，讲话时声音洪亮，并伴随着有力挥舞的手势，那架式很像伟大领袖毛主席，马学林私下里称老庄书记为“庄泽东”。望着庄书记已有些驼背的身影，单文帙心中感慨万端，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丁海龙并未消气，口气生硬地问那女人：“你看怎么办吧？”

女人说道：“阿弟，责任在我，你说个解决意见吧。”她的普通话中夹带着南方语音，语气平稳，语调柔和，听起来就能叫人消解气怨，竟让丁海龙一时语塞。

单文帙来到两车之间，察看奥迪 A6 汽车尾部，见后保险杠上只有轻微的挤压痕迹，车漆损伤也不明显，便对丁海龙说道：“算了吧，海龙，过后走个单方保险事故就行了。”

丁海龙心犹不甘地迟疑道：“就这么算了？”

女人返身回去打开车门，拎出一只造型考究的银灰色单肩挎包，从中取出皮夹子，陪着笑说道：“这位领导也是个爽快人，我拿三千元赔偿你们，如果不够请多担待，可好？”

这点小车损的维修费，估计不会超过两千元，这女人不计较的态度已经令人接受，而这女人说话的语音语调，使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这感觉就是舒服。于是，单文帙冲女人摆摆手：“算了，各忙各的吧！”并招呼丁海龙上车。

丁海龙开车继续前行，苦着脸不说话。

单文帙反倒安慰起他来：“开车上路擦擦碰碰很正常，又没发生严重后果，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丁海龙难为情地说道：“单老师，这车马上就要年审，看看我这不小心，弄出这么个事故来。”

“这点擦痕不影响审车。”单文帙又安排道，“抽时间把发动机号和车架号拓印下来，连同行驶证一并交给车管所杨所，叫他给我盖上章。至于年审费用，你不用提，就说我这两天太忙，改天请他吃饭就行了。”

汽车到达“体育之家”酒店，单文帙下车后，嘱咐丁海龙道：“天色黑了，回家也不急，你开车慢着点。”

丁海龙伸长脖子说道：“单老师，吃完饭你提前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

单文帙摆手说道：“晚上我打车回去，你不用管了。”

“体育之家”酒店是原体委招待所，重新装修以后，变成现在的中档酒店。这家酒店没有显著特点，吸引不到人气，生意惨淡，所以即使在周末，吃饭的人也不多，唯一的好处就是静。

市立一中六班同学聚会在酒店二楼，这是一个撤除中间隔断的大房间，分为品字型三张大桌，参加聚会的同学约莫有二十多人。酒菜还没有上桌，欢声笑语已经此起彼伏。初中同学相互分别二十多年，现在都已人到中年，相貌变化很大，从毕业以后，许多人就没再见过面，因此，有些人相互之间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马学林发起这次同学聚会，不像其他同学聚会实行AA制，由他自己全额出资。马学林今非昔比，摇身成为房地产公司老总，虽然拥有这种身份，并为聚会全额出资，不过以他学生时期的业绩和人脉，尚不具备强大的号召力，所以他抬出班长江姐出面招集，这才形成这次老同学盛会。

开席之前，马学林意气风发，大模大样地到处游走，在老同学们“马总长、马总短”的抬举声中，脸上堆着核桃皮般的弧形皱纹，涟漪般笑意荡漾。

江姐把马学林叫到一旁，悄声问道：“什么时候开始？大部分人都来了，我们不能等得太晚。”

马学林挠挠头说道：“郑宇亭去上海出差，肯定赶不回来，单文帙一会儿就到，你再给二虎头打个电话催催。我们六班缺了这几个大仙没意思！”

两人正嘀咕着，单文帙从外面进来，先是拱手抱拳歉意道：“对不起各位同窗好友，兄弟来晚了，这厢给大家赔礼了！”说完，他与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男女同学例行握手后，又朝屋内巡视了一遍，低声问江姐，“班长，同学聚会怎么没请老师呢？”

江姐不悦地反问道：“黄老师没法来，你不知道吗？”

班主任黄敬棠老师涉嫌故意杀人罪，目前正羁押在看守所，做为黄敬棠的辩护人，单文帙当然知道底细，不过，按照同学聚会的惯例，如果没有老师参加，总会显得有点缺少内容。他又说道：“其他老师参加也行嘛。”

江姐苦笑着解释道：“我们六班是一中历界有名的垃圾班，没有其他老师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

马学林不耐地插言道：“老单，看你哪来这么多心事，他们不来正好，给弟兄省钱，反正我们六班同学混得也不比谁差！”

单文帙不清楚马学林组织这次同学聚会的意图，但看马学林折腾的劲头十足，在现场又打灯光，又挂横幅，还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并承诺制作录像光盘、照相影册，参加者人手一份，显得十分用心。虽说市立一中培养出许多精英人物，但单文帙冷眼观瞧，这次赴会的同学均已人到中年，却没有几位达到精英程度。这些同学对马学林众星捧月极尽恭维，因而，这次聚会的现实轴心应当是孔方兄。单文帙参加聚会的热情慢慢地降温，心中不免有点落寞。

江姐似乎看透了单文帙的心迹，笑着问道：“单大律师，你是不是觉得今天聚会不合心思？是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这是一个关于请客的老套的笑话，她从侧面表达对单文帙冷漠态度的不满。

“班长所言差矣！”单文帙赶忙解释道，“许多同学多年未曾见面，有这种机会再重温同学情谊，我非常高兴！”

班长江姐的本名叫江云韵，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双眼皮犹如刀刻般清晰，衬托得人清秀漂亮。在学校读书期间，江云韵从小学起就担任学生干部，而江父是海军团级军官，家庭教育严格正统，也许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江云韵总是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神态，于是，马学林称她为革命烈士“江姐”，因而，江姐的名字就这么延续下来。

当年六班的班委中，江姐是班长，郑宇亭是学习委员，单文帙当文体兼纪律委员。江姐既有先人板板的教条，又有优越的自我感觉，单文帙很看不惯她。单文帙与性情温和的郑宇亭关系密切，因此，在学生干部工作中，总是撺掇郑宇亭一起孤立江姐。而江姐也把单文帙视为眼中钉，曾多次到班主任黄敬棠老师面前打小报告，无奈黄老师性格软懦，处事得过且过，这才使得单文帙班委身份能维持到毕业。这一切都是学生时代的小动作、小把戏，现在回想起当年，感觉那些行为十分幼稚可笑，就是提及往事，想必彼此也会付之一笑，或者推托记不起来了。

其实，单文帙对江姐有无成见不重要，在他印象中，江姐对待马学林之流的顽皮同学，言语和表情向来比较严肃，虽然事隔多年，每个人的发展变化都很大，但马学林怎么能够抬出她，策划招集了这次同学聚会？这是单文帙心中的一个小疑惑。

马学林清点了一圈同学后，终于在江姐和单文帙身边落了座。

江姐揶揄道：“马总不愧是房地产老板，财大气粗、左右逢源，确实忙得很呀！”

马学林干笑了几声，解释道：“同学多年没见了，叙叙旧嘛！”说话时，小脸立时又变成了核桃。

单文帙打趣道：“老四，你跟班长经常见面吗？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先和班长叙叙旧？”

马学林又是干笑几下，没有接茬说话。

马学林在学生时期淘气得出奇，对班主任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见了班长江姐就拘谨起来，这其中原因恐怕知道底细的人不多。他身上向来就有一种天生的邪性，尤其喜欢评判女人，不用说对女同学，甚至连女老师也评头论足。马学林的观念已经超出当时的道德范畴，也与那个年龄段很不相符。他曾说过：“我这人天生是个桃花命，将来就得有个强势女人压着，不然的话，必然会成为风流鬼。”他所说的“强势女人”指的就是江姐。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江姐虽说不上变成残花败柳，但中年女人的庸常体态，即使风韵犹存，在姿容方面也自然逊色许多。就是这样，马学林居然还是这副德行，对江姐的痴心仍然不改。从他与江姐的相互关系上，印证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谚语。

马学林岔开话题说道：“老单，今天我们六班‘五大仙人’只到了三位，郑宇亭定下不能来了，你赶快给二虎头打电话。”

听到马学林这话，单文帙和江姐都笑了起来。

“五大仙人”包含着“一大善人”和“四大恶人”。“一大善人”指的是郑宇亭，而“四大恶人”则有诗为证：“二虎暴躁老头歪，江姐板板鬼子坏”。二虎是刘虎的小名，老头是指马学林，按照人物形象获得外号“小老头”，后面两位都是根据行事风格而定的，先人板板的江姐，而坏点子最多的单文帙则被人称为“鬼子”。

单文帙拿起手机给刘虎打电话，连续打了几次都是无人接听，便建议道：“二虎可能有任务，我们先开始吧。”

马学林站起身来，高声叫道：“同学们，砂锅炖大粪，我们开始（屎）吧！”

3

市中区公安分局会议室，刑警大队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却又烟雾腾腾。

刑警大队下设重案、反盗抢与反扒窃、涉毒、综合案件四个专勤中队，技侦与法医合并为技术科，刑警大队升格后，把平级的预审吸收进来，成为下属部门预审科，加上行政办公室等，各业务部门中层正副职齐聚一堂，使刑警大队显得阵容庞大。

大队长刘虎端坐在会议桌一端，看着神情疲惫的骨干们，心情异常烦躁。半个小时前就接到市局通知，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郭青山要来听取案情进展汇报，可到现在却还不见人影。手机在会议桌上不停地震动起来，刘虎看看是单文帙的电话，知道是催他赴同学聚会宴，也没心思接听，吩咐身边的预审科长荆剑道：“你给市局办公室打电话，问问他们，郭局什么时候到？”

荆剑出门打完电话，回来后俯在刘虎耳边低声说道：“郭局刚刚从市委开完汇报会，正在往这儿赶。”

刘虎苦笑着摇摇头，对手下众人说道：“趁着领导还没来，兄弟们别干累着，先爬在桌子上打个盹。”说罢，他拿起手机出了会议室，站在走廊的窗前给单文帙回电话：“我的哥，你是不是想把我的电话打爆了？”

“星期天晚上还忙什么？”单文帙不满地责怪道，“同学们都在等着你开席哩！”

刘虎解释说道：“麻烦你跟同学们说说，我今晚上加班开会，恐怕是赶过不去了。你替我多喝两杯就行了。”

单文帙笑道：“班长可说了，如果你这次违约，下次就要你请客。”

“我的哥，你真不愧是干律师的，事情到你们嘴里就有了讲究。”刘虎也笑了，“好吧，你跟江姐说，下次想吃什么，叫她随便挑地方。”说着话，见郭青山的帕萨特轿车驶进分局大院，便说道：“我马上要开会了，不跟你聊了。”

刘虎进屋后，拍拍桌子吆喝道：“兄弟们醒醒，打起精神来，欢迎领导下

班时间光临指导！”他是故意扯大嗓门，目的就是想让郭青山听到，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他本来还想继续发点牢骚，可看到郭青山瘸着腿进门，满肚子的怨气立时消解了大半。

市公安局副局长郭青山近来患上严重的痛风病，左脚肿痛异常，皮鞋根本就不敢穿，左脚上套着一只超出两个号码的布鞋，走起路来咬牙切齿、一瘸一拐，形象显得非常怪异。

刘虎赶紧过去，搀扶郭青山坐下，笑着说道：“郭局，我看着兄弟们没白没黑、也没有节假日地忙碌着心疼，就替他们发上几句牢骚，你可别介意。不过看你这样子，以后恐怕连个牢骚也没得发了！”

“大刘，发牢骚不是不可以，但得分在哪个场合！”郭青山淡淡一笑，瞧瞧会议桌围坐的干警们，诧异地问道：“局办怎么通知的？我只是让你留下，怎么让大家都来耗着干啥？”

刘虎一双大牛眼不满地瞪向荆剑。

荆剑一脸无辜地辩解道：“局办就是通知郭局要来听取汇报，我以为全体中层都要参加。”

刘虎不耐地打断荆剑的话头，骂了句：“你以为个屁！”

又招呼大家道，“除了值班的，其余人赶快回家休息。散会！”

屋里众人一哄而散，荆剑也垂头丧气地往外走，郭青山叫住他说道：“小荆一起留下吧。”

偌大的会议室只剩下三个人，立时显得空荡起来，不过屋内的烟气仍然非常浓重，郭青山被呛得咳嗽了几声。

刘虎建议道：“郭局到我办公室吧？”

郭青山摇摇头说：“你屋里也强不到哪里去，就在这儿吧。”

荆剑给郭青山沏了绿茶，有些拘谨地坐了下来。

郭青山开门见山地问道：“不用说我的来意你们也明白吧？”

郭青山是为“6.21入室盗窃案”进展而来，刘虎腮帮上突起的疙瘩肉抖了两下，粗重地叹气道：“真他妈的古怪！我们把各路贼头都收了起来，可到现在也没有吐口的。我怀疑是流窜作案，这样的话，涉及范围太广，侦破难度可就大了！”

郭青山端起茶杯吹吹热气，轻呷一口茶水，沉声说道：“根据专案组掌握的最新信息，作案人就是本市的，而且应该是‘皮子’堆里干的，你们不妨从这方面下工夫。”

盗贼道上有明确作案分类，踹门撬锁入室盗窃的叫做“木匠”，抢劫抢夺的并称“板儿砖”，而扒窃以窃取皮夹子、钱包为目标，则称之为“皮子”。那么，“皮子”入室盗窃分明超越范围，是扰乱规矩的行为。其实，令刘虎不解的是，“6.21”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案，市局却为此成立专案组，市委办副秘书长、黄如轩书记的秘书蔺均力也加入到专案组。每年仅重大恶性案件就数以百计，为了区区这件小案子，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呢？更令人奇怪的是，专案组明确指示，查获的赃物立即上交，一律不得擅自审查。

从接手“6.21”案件起，刘虎就产生不被信任的感觉，又窝囊又气闷，此时，

借郭青山这个话题，赌气地丢话说道：“既然专案组什么都知道，你们自己办就是喽，让我们瞎忙什么？”

郭青山板起脸来没搭茬，严肃地盯着刘虎。

“郭局，我不是对你老大哥有意见。”刘虎连忙陪着笑解释道，“就是一头拉磨的驴，也得知围着磨道转吧？我干了这么多年刑侦，还没办过这样不清不浑的糊涂案！”

郭青山清楚刘虎的秉性，有的时候对付他就得用蛮，便不容置疑地说道：

“你聪明也好，糊涂也罢，我不管！我要的是结果，就是给我破案，就是追回赃物！”

“郭局，别不讲理吧？”刘虎苦丧着脸，摊摊双手争辩道，“追赃应该，可叫我们追的是什么赃物呀？”

“不瞒你说，至于赃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中可能涉及重大机密。”郭青山无奈地笑道，“你现在明白了吧？别有事没事地放些臭狗屁！”

刘虎见郭青山虽然面上带着微笑，但神情却是认真严肃的，也不敢就此事再进行纠缠了。

郭青山面向荆剑说道：“小荆，大刘冲锋陷阵，而你是负责打扫战场的，一定配合大刘把这件案子攻下来！”

荆剑看看刘虎脸色，才谨慎地说道：“在市局的统一部署下，在郭局的亲自安排下，在刘大的正确带领下……”

“哎呀小荆，我叫你哥吧？真叫你打败了！”刘虎不耐地打断荆剑的话头，“郭局不同于其他领导，他是我们老大哥。你节约点时间，千万别他妈念四六句了，又不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荆剑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说：“开始阶段因为目标不明确，刘大安排我们拉大网，既然有了案情线索，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最关键的是要捏住犯罪嫌疑人的痛处。”

郭青山疲惫地点点头，对二人说道：“虽然信息来源不清楚，但能保证这线索正确，因此，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制定新方案，否则，我们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实话说郭局，我今天实在熬不住了！”刘虎用两拇指使劲地按揉着太阳穴，苦着脸说道，“不过你放心，明天上午十点以前准能给你答复。”

郭青山说道：“大刘，我从来都相信你的办案能力和工作热情，只不过这件案子非常特殊，似乎涉及到什么背景，因而，你千万要慎重，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

刘虎明白郭青山是在善意地告诫自己，却并不以为然地笑道：“我以后向专案组多请求多汇报就是喽！”又关切地说，“郭局，你腿脚不方便，有指示我随叫随到，就这么点事儿，你何必再劳驾一趟呢？”

郭青山用手指敲点着桌上的手机，严肃地说道：“你们都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刑警了，但我还要再次提醒你们，有些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讲。”对于刘虎和荆剑来说，这种常识根本不需要提示，但他却专门地反复强调，行事谨慎得有些异乎寻常。

刘虎做为部下跟随郭青山多年，并且个人关系也非常密切，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按说在工作上的事情，郭青山没必要隐瞒什么，假设以郭青山的级别连案情内容尚且不明确，那么这起普通刑事案件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重大玄机。

“郭局，您老人家不用心事了，我们以后会捧蛋子过河的！”刘虎开了个粗俗的玩笑。

“好吧，你们也快点回去休息吧！”郭青山说完，便痛苦地起身告辞。

看到郭青山走路吃力的架式，刘虎打趣地笑问道：“郭局，是我背你下楼，还是我和小荆抬你下去？”

郭青山笑骂了一句：“抬你个大头鬼！”

想当年，郭青山身体素质超强，鼎鼎有名，曾数年蝉连市局运动会五千米和一万米长跑冠军。在一次追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在郭青山追逐下，最后瘫软在地。审讯时，犯罪嫌疑人还疑惑地说：“我曾经当过长跑运动员，说实话，犯事儿时从来没让警察追上过，这回算是碰到茬子了！”郭青山回复道：“在运动场上说不定谁是谁非，但今天你输在做贼心虚上！”刘虎望着郭青山蹒跚离去的背景，心中不禁感慨万端：这岁月毕竟不饶人呀！

刘虎点上一支烟，可只吸了两口，感到嘴里发苦发辣，便把大半截香烟扔掉了。

“刘大，你不是还有一个饭局吗？”荆剑一旁问道，“你也别开车了，我送你去吧？”

刘虎感觉心脏有些不舒服，便皱着眉头揉揉胸脯，摇摇头说道：“已经够累的了，不去了！”

4

酒过三巡的时候，单文帙收到郑宇亭发来的短信：“文帙，再过十分钟我才登机，恐怕赶不上这次聚会了，替我向班长及其他同学表示歉意！”他把手机短信出示给江姐看，笑着说道：“看看，宇亭专程向你表示歉意。”

江姐迅速地看看短信，随后白了单文帙一眼道：“你们当律师的都这么油嘴滑舌吗？”

马学林瞧瞧江姐有些气恼的神情，幸灾乐祸地笑道：“本来我们六班女同学就不够分配，老郑和二虎来不了，正好给弟兄们让出一些机会！”

江姐把脸扭向一边，目光中有些落寞。她留着一头披肩发，齐耳以下烫了细碎的卷花，黑发衬托下的白皙脸面，在酒精的刺激下已变得绯红。

目前看来，江姐的人生命运不太好。也许学生时代走得过于顺利，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她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具备了当干部的基础素质。一中六班只有她和郑宇亭考上正规大学，并在学校入了党。大学毕业后，她被安排在盐厂安全技术处工作，混到副科长位置后，在行政职务方面便不再上台阶了，直到盐厂破产。她现在的身份就是一名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与其他同学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这样的群体活动中，只会引起她对已经逝去荣耀的虚幻追忆。

单文帙与郑宇亭交情莫逆，因此了解江姐曾对郑宇亭进行过凤求凰，而江姐至今还固执地认为，是自己破坏了这桩佳偶天成的美事。他没法解释，也不想解释，由着江姐对自己怨恨难消。

马学林端起酒杯对单文帙说：“老单，弟兄我敬你一杯！”

“马总，没这个道理。”单文帙忙让开身子，虽然举起酒杯，却把矛头引向江姐说，“为班长的青春永驻，也为班长当年对我们成长付出的心血，你应该敬我们班长才是哩！”

马学林立即赞同道：“对对，班长，我们六班的三大恶人喝杯酒好吗？”

江姐狠狠地瞅了马学林一眼，冷冷地说道：“我不是恶人，你们恶人自娱自乐吧！”说完，端起自己的酒杯串桌去了。

单文帙与马学林干下杯中酒后，问道：“老四，你怎么凭空想起搞同学聚会来了？”

马学林在家排行第四，因此，老熟人都称他“老四”。

马学林神秘兮兮地说道：“其实，我请江姐组织这次聚会，主要是为了请你。我想求你件事儿。”

单文帙显得有些意外，醋溜着马学林说道：“求我？你该不是叫门挤坏脑子了吧？再说，这谱儿摆得有点大了！”

马学林哈哈笑道：“吃顿饭才屁大的事儿，弟兄们办事不得有人陪陪嘛！”

单文帙说道：“我也就三把韭菜两把葱的武艺，有什么事情尽管言语，别摆这些花架子！”

马学林闷闷地叹口气道：“说起来丢人，我家老二又关进去了。不管怎么说也是亲兄弟，我只好请你出山帮忙了。”

马家老二马学成？他可是曾经很有故事的人物。单文帙记得上初三的时候，在学校召开公判大会，马学成与七、八个人有幸上了主席台，不过是戴着手铐被押上去的。当喊到“马学成”名字时，马学成被揪着头发扬起脸来。那时，马学林可一点没有丢人的羞耻感，反而自豪地对身边同学炫耀道：“看，他是我二哥！”

马学成这次并不光彩的社会经历，却仿佛变成他混迹黑道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经控制了盐滩区填海垃圾场，凡是在这个垃圾场的拾荒者，都要按时向他“进贡”。后来，他又因为流氓斗殴滋事坐了几年牢，出狱后，他仍然晃着膀子前往垃圾场收地盘。结果，江山代有能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回到地盘上，还没等他报完自己的名号，就被一位名叫胡正锋的后生小子，带着几个小哥把他揍出了垃圾场。马学成败走垃圾场，自诩关云长败走麦城，在江湖上着实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加入“皮子”道，成为本市一个扒窃贼帮的头头。

单文帙问道：“二哥这次犯的什么事儿？”

马学林苦笑着摇摇头说：“你说他打打仗、放把火，甚至杀人，都不难听，可老二他偏偏又是‘起皮子’叫人抓起来的！”他所说的“起皮子”是道上对

扒窃行为的称呼，也难怪他心里起腻味。

单文帙想不通的是，以马学林目前的身份，手指缝但凡松松，也不至于让他二哥马学成缺钱，并沦落到以扒窃为生的地步。

马学林似乎看出单文帙的疑惑，便解释道：“看在一个爹娘生养的份上，我也不愿老二整天瞎逛悠，惹是生非，曾把他安排到公司工作，结果，他不是醉三马四，就是胡乱指挥。说他几句就不乐意，甩袖子走人了。”皱着眉头又说，“你可能不知道，老二光‘起皮子’就进去过四回了。真是个大爷，谁拿他也没办法！”

单文帙继续问道：“是哪个分局办的？”

“叫市中区刑警大队抓的。”马学林说。

单文帙又问：“你没找找二虎？”

“别提那个二虎头了，我已经被这小子寒碜了好几次了。”马学林一脸的不忿，撇撇嘴说道，“他说：‘老四，你不能给你家老二几个生活费？权当你给社会治安作贡献，叫我们也省点事！’这次说什么我也不找他妈二虎头了！你按规矩办，律师费我出。”他和刘虎向来不对付，刘虎损他也很正常。

“老四，虽然我没看到二哥的案卷，但就他的前科经历，请谁给他辩护，效果也不会差很多。”单文帙解释过后，又眯细着眼瞅瞅马学林，猜测道，“再说，你也不会单纯为这件事兴师动众吧？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好像另有所图！”

马学林咧咧嘴笑了，赞道：“老单，你真不愧是位大律师，确实目光毒、心眼贼呀！不瞒你说，我还的确想请帮我干件大事。”

单文帙笑了起来，说道：“老四，丑话说在前面，杀人放火的事情我可干不了！”

“你可别小瞧我！弟兄我一直就是守法公民，还能叫律师做犯法的事儿吗？”马学林大笑起来，又低声说道，“我想请你给我们公司当法律顾问，你开个价吧。”

马学林的话出乎单文帙的意料。两人虽然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中，但初中毕业以后，几乎很少联系，彼此的现实情况不甚了解，突然之间瓜葛在一起，单文帙感觉其中必有原由，不过在这种场合下，也不便往深里究问，便半真半假地说道：“聘我当法律顾问价位可不低，你可要考虑到值得还是不值得。”

马学林扬起皱巴巴的小脸，轻蔑地笑道：“老单，只要别把自己当成无价之宝就行，招小姐还得付费哩，何况你们律师呢，只要你有价就行！”他的比喻让单文帙苦笑不得。

“我当然不是无价之宝，我们提供法律服务是有价值的。”单文帙傲然地回应道，“纵横律师所法律顾问的收费标准是每年两万到十万，而聘我的顾问费起步就是十万。”

“大律师当然有大价钱。”马学林直接应允道，“明天是星期一，上午我就派人把支票送去。”说完，端起酒杯也串桌去了。

单文帙基于以往对马学林的认识和了解，感觉他又是在放大炮、说大话，所以对此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也许由于郑宇亭和刘虎没有到场，虽然房间里有热热闹闹的三桌人，可单

文帙仍然感到孤单，除了响应共同举杯外，也不去单独向别人敬酒，所以喝酒不多，脸上挂着微笑静坐一隅，颇有“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意味。

江姐回到桌边，发现了单文帙落落寡合的情绪，便问道：“单律师，我看你今天说话不多，有什么放不下心事吗？”

单文帙笑道：“人到中年说没有心事是假，但能否拿得起、放得下却因人而异，我这人没心没肺，活到现在还没有放不下的心事。”

“那你为什么闷闷不乐？”江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质问道。

“情绪是可以渲染的，欣赏别人高兴的本身，就是件非常高兴的事。”单文帙说着，端起酒杯伸向江姐说，“班长，为了三年同窗之谊，我敬你一杯酒！”

江姐随手也端起酒杯，望着在其他桌上吆二喝三的马学林，表情有些酸楚：“你们现在都是成功人士了，要敬也该我敬你才是哩！”她话语中并没掩饰自己的落寞惆怅。

单文帙碰杯时说道：“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都会遭遇围城现象，个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才能够领受和体会。”喝下酒后，又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见仁见智，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当初我们那界学生考上大学的风毛麟角，对于名落孙山的我们来说，你们是成功的。如果就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而言，我不了解别人，但是我却没有任何成就感！”

“你也不用安慰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了，劝人处方都会开。”江姐放下酒杯，感慨道，“今天是同学相聚，不谈不愉快的事了吧？”

单文帙又替江姐斟满啤酒，建议道：“老同学重逢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再干一杯，怎么样？”

江姐端起酒杯爽快地应允道：“好吧，我舍命陪君子！”

此前，单文帙从来没与江姐喝过酒，虽看她脸色发红，却并不了解她酒量如何，见她喝得这么痛快，便猜度道：“看你这个架式，我恐怕喝不过你。”

也许因为酒喝到兴奋时，江姐似乎忘记了先前的不快，话也多了起来：“原来在单位喝酒是工作上的应酬。你也应该知道，女人在那种场面上，往往会成为中国式酒文化的受害者，我的酒量就是那时节练出来的。”她边解释着，边又倒上啤酒说，“不过，我们今天来不是比拚酒量的，是高兴！”

马学林回来的时候，黑色重磅真丝衬衣的领口已经打开，银色的领带歪斜在一边，说话时舌头有点打结。“老单，你陪班长喝得怎么样？”马学林边往杯里倒酒，边问道，“你应该知道，酒场上最不能轻视三种人，扎小辫儿的、红脸蛋儿的、吃药片儿的。我们班长就占了两样，看她的酒量，就是我们弟兄俩绑在一块，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单文帙故意夸张地看看马学林，又瞧瞧江姐，调侃道：“你们两个好像很了解呀！”

江姐略带愠意地瞥向马学林，说道：“马总，我看你应该向人家单律师学学，酒喝得不少，也没那么多废话！”

马学林连忙摆摆手说：“好，我错了。我自残一杯可以吧？”说完，便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酒精在马学林身上的作用比较明显，刚刚喝完这杯，他又自斟了一杯，继